

“新”拍应县木塔 提供情绪价值

徐逸瞳



Vlog短片《塔语千年》截图

故乡山西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一缕浓重乡愁。每当灵感萌生，就立刻找机会前往，用视频形式记录下和故乡的故事。

此前，我从大学时代到央媒就职，再到辞职继续从事导演工作，以故乡题材创作的《鹊》（皇城相府）、《遗城守艺》（平遥）、《传承》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9位代表性人物）、《回到太原》（天龙山石窟）、《茶路无尽》（晋商博物院）、《零度记忆》（太原记忆）、《含龙量最高的城市，“龙城”太原》（龙年龙城龙元素），都让我对家乡这片文化沃土产生了越来越深的迷恋。值得欣慰的是，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得到业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，各种奖项和观众留言，给了我很多支持和肯定；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、太原市文旅局和太原市文化产业协会还授予我“十佳文化使者”称号。

我最新发布的Vlog短片《塔语千年》，呈现的是“世界三大奇塔”之一的应县木塔。

我曾跨越万里看世界，去寻访过世界的另两座奇塔—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。

比萨斜塔以“斜”著称，从开建不久，就在斜与正的方案和落实中，争论着、推进着、修复着，似乎是一个富于哲学色彩命题和科学传奇故事的宗教混合体存在，尤其因为著名物理学

家伽利略和自由落体实验的那两只铁球故事，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。我到比萨斜塔的时候，还充满了玩性，在塔前翻跟头，连着打了几个滚儿，以这种中国式游戏，表达了中国Z世代（指1995—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）青年对比萨斜塔的致敬。在法国看埃菲尔铁塔的时候，天气已冷，塞纳河畔的寒风，清新而凛冽。为了和这座巨塔比高，我还特意仰拍了几张自己和塔的合影。

应县木塔是我魂牵梦萦拜访的世界著名古建。去之前做了不少功课，尤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那句“临走真是不放心，生怕一别即永诀”，更增添了我的敬慕和向往之心。

今年夏天得空，我乘高铁从北京到了应县，直奔木塔。那两天我绕着木塔及周边，不停地转啊看啊，好奇、倾慕，触摸千年时光留痕，爱不释手；仰望风格色彩各异的匾额，目不暇接；更有那密密匝匝的麻燕翻飞，无止无歇，不知疲倦，几乎停不下来。是有多大的魔力，让这些箭一般迅捷的精灵，留恋痴迷，以此为巢，即便外面多么精彩，世界奇妙变幻，绝不舍此而去、另栖他枝？

三大奇塔居其一，历尽万劫何其稳。放眼千年谁知味，几缕风沙几粒尘。应县木塔的历史变迁、天造地设、巧思妙构、宗教特色、传说故事、

修复争议、维护举措，历代名家大家的言论专著，汗牛充栋；文人骚客的诗文吟唱，不绝于耳；中外游客的记述留言，数不胜数……作为一名“90后”青年导演，我能为受众提供什么呢？我想了半天，定位为：情绪价值。

满足“新”渴求。我身着马面裙，以第一视角开始重新打量这座旷世瑰宝、人间杰作。在景区东门外有一片原住民街区，现在鲜有人住，而一棵倔强的古树见证了这些居民与木塔的关系，也见证了居民的生活变迁；无人机拍摄，拍到了麻燕和飞鸽栖息嬉戏在榫卯木构间的细节……

释放“新”压力。拜访古建，最常见的抒发思古幽情。我在本视频中，除了古建本身给人的遐想，还多次出现古塔猫的身影，或徜徉漫步，处变不惊；或呼呼大睡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；或环顾左右，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滚滚红尘……相信每一位游客看到古塔猫，都会有一种活泼泼的温暖，甚至也用手机、相机做片段的记录，但我把它们集中呈现，挖掘荟萃最传神的时刻，让古塔“活”起来，抚慰游客驿动的心灵。

体悟“新”感觉。古塔的温度从何而来？我用最直接的方式——紧闭双眼拥抱木柱，实现了古与今、人与古塔、思绪与实体的体温相接、心灵感应；我用手指在斑驳沧桑的擎天巨柱柱底缝隙轻轻划过，感悟木塔历经地震动荡和炮火洗礼，千年屹立的松弛感；用绿叶做前景看古塔的静穆巍峨和麻燕的疾飞穿梭；在实时计时打卡钟表前留影，感受时光匆匆流逝的残忍和亘古绵延的慈悲……

情绪价值，是当代人的共性需求，尤其是Z世代趋之若鹜的角逐乐趣所在。一个两分多钟Vlog短片的年轻态表达，也许容量还很有限，那到底还有什么“新”情绪价值的满足呢？还是由受众去评判和激发吧。

非遗技艺“打铁花”

李泓伯

“铁树银花落，万点星辰开。”在晋城市司徒小镇，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——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绝技“打铁花”精彩上演。

打铁花，是流传于豫晋地区的大型民间传统焰火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；是中国古代匠师们在铸造器皿过程中发现的一种民俗文化表演技艺，始于北宋，盛于明清，已有千余年历史。

舞台上，几座高大的假山静静矗立，随着一阵低沉的乐声，舞台剧演员缓缓动作，匠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，他们身着单薄的护身服，头戴斗笠，手持铁棒与铁勺，神情专注而庄严。

火炉中的铁块在烈火的炙烤下渐渐融化，化作一汪金黄色的铁水，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这不仅是金属的熔炼，更是匠人心血的凝聚，是他们对技艺的极致追求。突然，音乐到了高潮，几位匠人猛地舀起一勺

铁水，用力向空中抛去，同时挥动另一只手中的铁棒，准确地击打在铁水上。瞬间，铁水从地面冲向高空，在头顶迅速炸裂开来，化作无数细小的火花，转瞬即逝，又似烟花般璀璨绽放，灿烂夺目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所有的目光都被这绚烂的景象所吸引，无比震撼。

打铁花之美，不仅在于其外在的绚丽与壮观，更在于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底蕴与匠人精神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打铁花仿佛是一股清流，让人们在喧嚣与浮躁中找到了片刻的纯粹与美好，它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弘扬，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与向往。

匠人们以铁为笔，以火为墨，以不畏艰辛的匠心独运，绘就了传统文化的壮丽画卷。每一次敲击，都铸就了铁花的绚烂灵魂，匠人精神也在这瞬间得以永恒。



打铁花(资料图)



打铁花(作者供图)

东坡翁有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之语，乃文人爱竹之名句。竹之可爱，不在其色，而在其形，在其气。此气无它，乃清气也。

作为北方人，我见到竹子是很久以后的事情，最早见到竹子是在长兄的《芥子园画谱》中，一种是双钩的斑竹，一种是写意的墨竹。见不到竹，便用像竹的草木代替，也逐渐爱上了这些草木。第一种是芦苇。芦苇有野生的小芦苇，高仅尺余，生命力极为顽强。旧居窑洞后边有一片坡地，每年种洋芋，而芦苇经常破土而出，与洋芋争地。因此故，我经常到地里拔芦苇。我其实不想拔掉它们，就是想经常看看芦苇在风中摇曳的样子，像欣赏一幅写意画。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芦苇，十分壮观，高两三米，潇潇有竹林之意。这种芦苇，一是用来编炕席，再一个则用其叶子包粽子。那时见过边寿民画的《芦雁图》，看过便手痒，自己也画芦苇，却不曾画过大雁。发小来锁送过我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封面已破烂，我便自己包了个皮，在上面画了一幅“芦苇麻雀图”，有点徐悲鸿的痕迹，至今保存。仔细想来，我画芦苇意不在芦苇，其实是对竹子的向往。还有一些小草，如节节草、牛筋草等，也因其叶子与竹子多少有点相似，偶尔画过它们。

余墨拈来画竹竿

杨吉平

后来上学，在临汾市见到了竹子，但却非常细小，完全不是郑板桥笔下的样子。而《芥子园画谱》的竹子又都是叶子下垂的模样，以致我怀疑平阳的竹子是否真正的竹子。后所住院中多处种上了竹子，遂每日于清晨锻炼时细细观察，从春笋开始萌发，至秋日叶梢稍黄，乃至风竹雨竹，皆有所见。此后，每有发现，便急归而默写，所画渐有生意。自此知竹之初发，笋辄如箭发，始生叶而细叶上挺，所谓交人字者盖此。叶渐老而始下垂，但也分品种，有老而依然挺然向上者。遇雨枝叶变重，老叶下垂明显，此则画谱所见者也。自此，知画竹当写竹之生气，亦如问学当面对名师，写竹者非写竹也，乃写人也。

自宋文与可始，文人多画竹，近世以郑板桥名声最大，而金农亦善画此物，且多有题咏，曾戏谑地写道：“居无竹，长俗也。食无肉，长瘦也。是日，西廊分种修篁七竿，适有客饷豚蹄者，予得饱肉，坐竹中，居然不俗不瘦之人矣。”

东坡老是宁可无肉，不可无竹，冬心先生则是又要居有竹，还要食有肉，好事全占，大名全享。他说：“虚心高节，久而不改其操，竹之美德也。”不拘小节，爱憎分明，豁然旷达，高蹈不俗，可谓人如其竹，竹如其人。

前数年，侯马学者黄卫东兄言赠我小竹数丛让我栽种，然我自知种花莳草非己所长，乃婉谢。种竹不成而画竹，偶有所成便自得。2016年，闻风雨而写雨竹一帧，并题一绝云：余墨拈来画竹竿，清姿倩影自翩翩。秋风吹过春风至，敢遣诗情上笔端。

我之爱竹一如冬心先生，而功力才情皆不逮，而食肉爱竹则一也。盖竹之大德乃在其清风高节，洒脱不羁，乃草木中之君子也。